

中華學術叢書

王重民著

冷廬文藪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學術叢書

王重民 著

冷廬文藪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二册)

ISBN 7-5325-1212-6

Z·174 定價：16.00元

中華學術叢書

王重民著

冷廬文藪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學術叢書

王重民著

冷廬文藪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中華學術叢書

冷廬文叢

(全二冊)

王重民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30.375 插頁 4 字數 591,000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7-5325-1212-6

Z·174 平裝定價: 16.00 元

王重民 (1903-1975)

字有三，號冷廬，河北高陽人。1929年于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今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就職于國立北平圖書館。1933年受派赴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做中國文獻研究工作，1939年受聘于美國國會圖書館，整理館藏中國善本古籍。1947年返國。建國後，任北京圖書館副館長、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教授、系主任等職。著述有《老子考》、《圖書與圖書館論叢》、《中國工具書使用法》、《敦煌古籍叙錄》、《中國書史》、《中國善本書提要》等，還編輯了《太平天國官書》、《徐光啟集》、《敦煌變文集》等大量文獻著作。他對文獻學、目錄學、太平天國文獻、敦煌文獻、中國善本古籍以至文化史、科技史都有深入研究與貢獻，是著名的文獻學、目錄學、敦煌學與文化史專家。本書收集作者單篇學術論文100余篇，反映作者在文獻學與文化史方面的學術思想與成就。

序

白化文

王有三先生所寫的論文目錄，備載於《中國目錄學史論叢》書後的附錄《王重民著述目錄》一文中。其中大部分，已收入《敦煌遺書論文集》、《中國目錄學史論叢》二書。其餘長短篇論文約四十萬字，均收入本書。因王先生自號書齋爲冷廬，故本書由劉修業先生題名爲《冷廬文藪》。至此，王有三先生所撰論文已經大致出齊。

劉修業先生派我爲本書作序。長者命，不敢辭。筆者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實不足以肩負爲本書作序之重任；也就是說，從學業成就上、輩份上以及和王有三先生的師承關係上，筆者都够不上給本書作序的資格；或者說是，不配給本書作者作序。現在竟然輪到由筆者來寫，這固然是劉老賞給筆者的極大的面子，是對後學一次有力的提攜，可是執筆之際，哪能讓人沒有「孤城落日」之感呢。

筆者與王先生的關係實在很淺，雖有高山仰止之思，不敢說廁于弟子之列。筆者於一九五〇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那時，圖書館學專修科由王先生主持，附屬於中文系。以此因緣，筆者能遠遠地瞻仰王先生，並旁聽過幾節他老人家講的課。當時，王先生並不認識筆者。「文化大革命」後期，從一九七一年起，筆者在《文物》編輯部義務勞動幫忙打雜，因爲審稿中的問題，才通過在北

京大學圖書館工作而與王先生在六十年代就熟悉起來的筆者愛人李鼎霞同志引見，到當時住在北京大學朗潤園的王先生府上謁見請教，大約不過十次。王先生很熱情，雖在「文革」之中，說起學問來滔滔不絕，常常超出筆者請教的具體問題，多方引證，使人有如入「寶山」之感。筆者記憶猶新的是最後一次，即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日接近中午的時候，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博雅塔旁小馬路上，與王先生不期而遇。這時忽然想到，正在看的一篇稿件中，有些關於《老子·想爾注》的問題，正好向王先生請教。當即提出，王先生興致大發，居然在馬路邊口講指劃，講了起碼一個小時，不覺移晷。當時獲益匪淺，現在想來，這大約是王先生最後一次學術諮詢應答。三天後的四月十五日，王先生就受到點名批判，旋即下世。筆者親炙於王先生不過這幾次。但就在這有限的幾次求教中，王先生給了筆者以極為深刻的印象。

這十幾年來，已有許多人寫過紀念、回憶王先生的文章，全都認為，王先生性情溫厚，平易近人，待人接物出於至誠，受到師友學生一致推重。這些，筆者都有同感。更使筆者印象深刻的是：王先生真是一位摯愛學術的胸無城府的偉大學者，在經過反右的挫折後，在「文革」的險惡環境中，只要你真誠的向他請教有關業務問題，他就滔滔不絕，傾筐倒篋而出，似乎有些迫不及待，想把自己所學所知迅速注入對方腦中的樣子。當時還認為王先生是一位近乎天真的老少年，現在想來，像王先生這樣視學問如生命，自身與業務近乎合一，誨人不倦的粹然學者，真是太少了。

這十幾年來，筆者在與目錄學、敦煌學有關的教學崗位上，作些打雜工作，進一步接觸到王先生留下的巨額學術遺產，增加了對王先生的了解。對王先生一生的治學道路和治學方法，也有了一些粗淺的認識：

一是，王先生的學術確實是博大精深，在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和敦煌學、史學和索引編纂等方面，王先生都達到了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說他是中國近現代目錄學和敦煌學的代表人物，絕非過譽；說他是中國現代學術論文索引編纂的奠基人，也是公認的事實。筆者常想，王先生何以能達到如此高的成就？一個簡單的答案是：這是聰明與勤奮的合一。筆者又常想：王先生在非學術方面，或許由於書生氣太重，知識分子習氣太深，顯得有時甚至很不聰明；但他在學術問題上確是極爲敏感的，或者說，他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完全用到了學術裏去了。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王先生能够利用給予自己的學術上的機會，開拓新的學術領域。用陳寅恪先生的話說，這就是：「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敦煌劫餘錄·序》第一頁）借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領導學術新潮流」。王先生青年時期入北京圖書館主持新設的索引組，後來奉派去歐洲，研究敦煌卷子和太平天國文書；二次大戰時留居美國，研究海外皮藏的中國善本書，都是目光銳利地抓住了「預流」的機會。

當然，光靠機會與眼光，還不足以在學術上攀登高峰。如筆者所見，解放初，領導分配到優越學術崗位上進行培養的人也不少，幾十年下來，碌碌無爲者也不乏人。除了客觀條件以外，恐怕就是缺乏王先生具有的那種在學術上的「衝天幹勁」。即以敦煌學而言，一九三四年夏，王先生奉派去法國與英國工作，直至一九三九年歐戰開始後撤離。這五年多時間，大量地接觸了伯希和與斯坦因盜去的遺書材料，所得甚豐，從材料搜集等方面奠定了以後研究的基礎。這段時期，不但對王先生個人，即便對於國際和我國敦煌學界來說，都可說是一個高潮時期、黃金時代。據筆者粗略計算，在這五年多時間裏，連節假日統計在內，不算看其它大量漢文材料如太平天國資料等（起碼佔去一半工作時間），王先生平均每天得看五六個敦煌卷子，並作詳細記錄，有的是全部過錄。外帶幫法國人編目錄。而其所得材料，在王先生逝世十六年後的今天，尚有未經整理發表者。其工作量之大，收獲之豐，實在令人驚嘆。

二是，王先生固然聰明，記憶力極強，應付諮詢和講課完全不用參考筆記，對於有關數據如數家珍。但他似乎深深懂得，好記性不如禿筆頭，因而「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隨時作學術性札記，而且作得越來越熟練。大部分札記不用修整，就是一篇很好的學術提要。王先生逝世後，劉先生整理遺稿，特別在整理《中國善本書提要》及其續編時，用陸續搜尋到的札記，略加排比就可成書。另一例證是，王先生在巴黎，代伯希和作敦煌中文卷子目錄，

自己隨手作成卡片，其中有大量學術性提要式割記。這大批卡片，八十年代由劉老捐獻給了敦煌研究院。它就是《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伯希和劫經錄》的初稿。筆者曾抽取若干與現行印本比勘，發現改動甚少。這兩者都說明王先生這方面的功夫實在到家。搞目錄學的人，一定要學會並大量作學術札記，這是王先生對後學的垂範。

三是，王先生治學，最重對第一手材料之鉤稽排比。「導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他目光犀利，披覽中能隨時發現有用的材料：「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例如清代著名目錄學家金門詔，《清史稿》無傳，王先生通讀金氏全集，爲之作學術性極強的「別傳」。又如《異域瑣談》（又名《西域聞見錄》）之作者七十一，亦賴王先生爲之小傳以傳。《正學鐸石》一書，康熙刻本題利安當著。王先生在巴黎國家圖書館見一鈔本，題「泰西利安當命意，天民尚識己載言」，始知爲中西二人合作，並爲此作「尚祐卿（後更名尚識己，字天民）傳」。此種讀書知人、搜秘探微的細致學術工作，看似讀書有間，順手拈來，實則非蓄積極深的有識者莫辦。這樣的例證，在本書中所見尤多。

最後一點是，解放後，王先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的建設中去，開設了許多新課，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這也可看作是王先生在學術領域的新開拓。但筆者覺得，王先生終未能全展其所長。這也許是客觀條件使然。即以敦煌學說，我國第一代敦煌學者王國維、

陳寅恪、羅振玉等先生以後，遠赴歐洲進行大量研究工作的學者中，公認成就最高，後來成爲學術帶頭人的，是向覺明（達）先生和王先生。王先生在敦煌學目錄方面的貢獻，厥功尤偉。但解放後，向先生在敦煌考古方面的傳人，不止一二代，至今絲綢之路山洞中活躍着各路諸侯，多爲向門薪火傳人。相對來說，王先生在這方面的接班人呢？唉，實在令人感到衷心的遺憾。

筆者在寫作這篇序時，感到慚愧和必須提出的是，本書實際上是馬蹄疾同志在劉老的指導下編纂成的，其經過略見凡例。馬蹄疾同志對本書和王先生的了解，百倍於筆者，由於他過於謙挹，只得由筆者在此表而出之，庶不沒其苦心焉。

最後要說的一點感想是：筆者最愛讀的一篇文章，是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那是飽含感情爲學術伴侶所寫的一字一淚感人至深的奇文。嚴格講，《金石錄》應該說是趙、李伉儷共同寫出的著作；趙氏故後，如果沒有李氏的卓絕努力，這部書就流傳不下來。可是，李清照並沒有寫下自己的名字。劉老和王先生同治索引學、目錄學、敦煌學，王先生的學術著作中，莫不閃耀着劉老的身影。王先生故後十餘年間，劉老傾全力整理遺作，直到本書出版，終底於成。其工作量大大超過李氏整理《金石錄》，而用心則同，後先輝映，又哪能使讀者沒有悲欣交集之感。「落日心猶壯」，但是在悲壯中，又哪能使晚學沒有辛酸之感呢。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二日，承澤園

編例

王重民先生學貫中西，著述宏豐。其單行之專著外，散見於報刊發表之論文，已由其夫人劉修業先生分別按內容專題輯集爲《敦煌遺書論文集》和《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兩書，將由中華書局出版。本書所輯，爲以上兩本論文集所未收之論文、傳記、隨筆、雜記和書評，上起一九二六年重民先生求學時代所作，下至被迫害致死以後，他人整理發表的遺著，尚有一部分係從未發表過的遺稿。均由劉修業先生搜集提供。由編者略按內容和文體，分編五輯。

- 一、主要收對文獻、典籍、書坊、印刷、裝幀、軼事的鉤沉、考證和探索論文、雜考。
- 二、主要收人物傳記、人物著述考訂的文章。
- 三、主要收序跋、題記和對書刊的評論和介紹。
- 四、主要收關於碑刻、古籍版本的考證和論述。
- 五、主要收海外訪書記和關於國外文化設施的見聞。

在編排上，除第二輯基本上以人物時代的前後排列外，其餘四輯，大致按寫作或發表的時間先後爲序，但對部分內容相近的文章，爲考慮內容連貫和讀者閱讀方便，作了必要的調整。

所收錄文章，均照刊物最初發表付排，并在文末注明最初發表報刊的名稱、卷期和時間。對個別文章，牽涉到政治評述、民族政策與當今有違礙的地方，作了必要的刪節，所刪去的文字，以不影響文章的主題、內容和觀點為原則，對一些明顯的刊誤，能找到作者手稿的，均照手稿訂正。另外，還對全稿作了紀年和標點的統一，由後人整理的遺稿，在文末注明。

在整理和編輯上有不當之處，誠望指正。

馬蹄疾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日于大連棒槌島

冷廬文藪目錄

序	白化文	一
編例	馬蹄疾	七
刀筆考		一
說裝潢		五
釋墨		八
釋書本		一〇
版本學		一八
釋會乩		二五
釋驛		二六
記沈有容折韋麻郎語		二八
陳梓與《井心集》		三〇
辨黃道婆		三九

周書考·····	四二
說《五更轉》·····	四五
考蒲壽庚降元之年月日兼記泉州紳士林純子顏伯錄事·····	五〇
李開先的《市井豔詞》·····	五三
李時珍的詩·····	五七
馮夢龍生卒年考·····	六二
我國北方播種水稻的歷史·····	六三
套版印刷法起源於徽州說·····	六九
毛晉刻書的企業經營·····	九三
顧千里的校勘學·····	一〇三
中國的地方志·····	一二七
西北地理和元史之研究·····	一二八
介紹早期記錄外國歷史的著作·····	一三七
補《唐書·胡曾傳》·····	一四五